

靈 魂

話

吳滿盈譯

譯者序：日本靈學家田中貢太郎氏蒐集古今幽靈約有一百篇，其中最耐人尋味者此處所摘錄的兩篇，當然田中氏是一位主張幽靈存在說的有力者。

第一談 嬰兒的脖子

(一)

這是二次大戰前，一個名叫矢島一應的中學教師跟他太太京子的談話。這一對夫妻結婚了四、五年，自從二年前的春季，太太京子流產以後，時常感到頭痛眩暈，身體不適，加上月經不調，從沒有感到過舒暢的日子。

有一天，京子去看丈夫回來，循例等丈夫下班回家，吃了晚飯，自個兒先行上床休息。

時節是草綠色的樹葉將穿上深綠色的盛裝的時候，京子除了身體原有的不舒暢外，還感到像有悶熱的東西緊壓在頭上。京子想着晚飯時丈夫的話——下個月的十號學校開始放暑假，兩人將到海邊玩賞……當她想到海邊時，不由想起海風吹着松樹，做着婆婆聲音，更意識到自己已經走在松林裡的沙灘上面……

不一會兒，走下了小沙堆，過了小流上的木橋，隱約的月光下，

看到一片松林，松林近處，可以看到二、三別墅。

(二)

由於想要找個休息地方，京子直往前面別墅走，走到最近的一所別墅。

那別墅外面圍着竹籬，門關着。京子推開門，進入裡面，聽到裡面有嬰兒的啼哭聲。京子不由自主地拉開紙門，看到有一對夫妻夾着嬰兒睡覺，而那女人露着乳房，顯示着餵奶的樣子。京子半蹲下來靠

近嬰兒。突然，圓臉蛋的女人轉過頭來，很吃驚地喊起來：

「誰啊？幹甚麼的……」「我是來看嬰兒的」。京子極正常地答說。「快起來呀，糟了！」那男人聽了太太的喊叫驚跳起來。京子當時感到模糊了……

翌晨，京子將昨晚的夢告訴她的丈夫。「身體不太舒服才作噩夢罷？下個月我們到海岸玩賞去」。丈夫笑着說。

晚上，京子又過了木橋，推開門，進入那熟悉的別墅。——今晚我要抱那孩子——京子一邊想，一邊拉開紙門，看到那女人臉孔朝向孩子側睡着。京子仔細看那孩子，是出生後約莫三個月大的嬰兒。——是男孩？抑或女孩？——京子一邊想，一邊本能地伸出手要抱那嬰

兒。

這時，睡着的女人猛醒過來了。「幹甚麼呀？妳，妳……」晴天來個霹靂，尖銳的聲音，京子為之一驚，想放開手，可是愛孩子的一顆心腸，硬讓她放不開手。「快起來呀！昨晚的女賊又來了！」接着一聲尖叫的聲音，那男人驚醒過來，很快地如同老鷹捉小鳥般掙住京子了。女人的粉掌也開始亂捉京子的臉孔，頭髮……在此情況下，京子拼命掙扎，急想逃開。

嬰兒的哭聲，交織着夫妻的喧囂聲，京子不知不覺地茫然不覺了。

「怎麼了？好像很痛苦的样子，又看了甚麼噩夢了？」京子被丈夫矢島搖醒過來。這時，京子雖然回復正常，可是說來奇怪，她的臉孔以及脖子都感到異常沉痛。「不會是夢了罷？我去抱嬰兒給欺負了」。——身體的關係吧？身體不舒暢就會做惡夢的」。丈夫的矢島安慰她說。「不，不，不是夢，喏！你看這兒，脖子給壓了，現在還痛得很」。——「傻子，沒有這一回事，一定是身體的關係」。矢島再強調說。

(三)

風嘯嘯地吹着，是一個月光瀟瀟的晚上。一片松林婆婆作響，葉兒片片散落拂在京子臉孔上。她又到那熟悉的木橋，橋上遇到一個老人，老人以奇異的眼光看她。渡過木橋，進入那外面圍有竹籬的別墅。嬰兒，安靜地睡着。那女人沒在，或許去毛廁了罷？主人呼呼地打着鼾息聲熟睡着。「對了，是一個



最好的機會，……」京子輕輕抱起孩子。「糟了！你快起來呀，那傢伙又來了」。不知道是甚麼時候，那女人已回來站在紙門處，臉孔很兇狠。

京子哼一聲冷笑說：「太太，今晚我勝利了。八寶在這兒」。京子又哼一聲冷笑說：「沒有甚麼仇恨，只是……喜歡這嬰兒而已」。「不管喜歡或者甚麼，到底誰允許妳進來的？」「絕不讓這孩子，給我！」夫婦倆一齊伸手要奪回那嬰兒。

京子猛站起來，說聲：「不管怎麼講，這孩子絕不會給妳的」。就迅速閃開兩人的手，往會客室跑了。

會客室裡桌子上擺着幾件衣服，以及一個裁縫盒，盒裏有一把剪刀。京子迅速捉上剪刀，按置在嬰兒脖子上面。

「亂來就這個，……」京子的聲音很淒厲。

那女人悲叫一聲，伸出兩手要奪回京子剪刀。京子一不小心，手一動，嬰兒的脖子即時濺血掉下來了。

滿身的冷汗，京子意識到被丈夫矢應抱在懷裡。「傻瓜伙，根本沒有嬰兒的脖子，糟透了！」矢島說。京子還是渾身冷抖，惶恐不安地往四邊地上看。「明晨我們到腦病院一趟，找石川博士診病好了，身體衰弱是難免神經衰弱的」。

(四)

期待的學校暑假終於到了，矢

島夫妻倆到海邊玩賞去了。先到旅館休歇一番，然後出去踴躍，並且順便找出租的房間，以便暑假期間住下來。

時間是下午約莫三點鐘。風，靜悄悄地，松樹直立不動。走出小沙灘，到了小流。「呀？這兒……我似乎很熟悉」。「小時候，跟大人來的吧？」「不，我沒跟誰來過這兒，家父家母從不旅行的」。不一會兒，看到木橋，木橋過處有一片松林，那兒有三棟別墅。

京子心裡一陣的難過，再次仔細瞧那別墅。「怎麼的」矢島感到妻子有異樣，問她說，「這一家很熟悉呀……」京子說。

矢島以奇異不解的眼光掃視京子。「噢，是……是那夢裡的家……」京子渾身顫抖，冒出冷汗。



矢島往那別墅看，外面圍着竹籬，門關着。

「那有這事？只是偶然的一致罷了——我是說……這兒緊閉着門，倘若空房子的話，我們倒不妨租下一個月」。

丈夫問了旅館服務生以租借空房的問題，服務生皺皺眉頭說：「……租是可以租，可是……」他看了看他夫妻倆之後，繼續說：「那是個奇異的家，上個月雖還住着東京人，可是自從被奇異的女人殺了嬰兒之後，就沒人租借了」。

矢島以會意的眼光看了京子，這時，京子臉孔已經顯出蒼白不堪了。「我們先歇旅館再說吧，不吉利的房子是不行的」，夫妻倆沉默下去了。一個老人過來了，他經過京子旁邊時，一直盯着京子臉孔。

老人似乎與服務生相識，私底下說了幾句話就走了。之後，服務生說：「這老人是那家的主人」。他略頓後問京子說：「太太曾來過此地嗎？這老人說會碰見過您」。京子顯得很蒼皇，說：「不……不，這兒是第一次，也許上東京時，或者在其他地方碰見的吧」。

(五)

兩人上了旅館樓上，京子依然臉孔蒼白，俯首不言。

「換件衣服吧，並沒有甚麼事麼，只是你的夢跟今天的事兒偶然一致罷了，絕沒有這一回事」。京子依舊不發一語。

過了一會兒，服務生進來了。手拿着名片說：「這位先生說有點事要打攪」。名片上寫有刑警兩個字。刑警有事——？矢島戚戚說。「最近刑警很煩，誰都要見一面……還是請進來吧？」「好吧！」服務生出去了。接着京子一聲恐怖的絕叫站起來了。

矢島趕緊站起時，京子已跑出走廊，一隻腳舉掛在欄干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矢島飛也似的抱住京子說：「傻瓜東西，幹甚麼？」這時，他偶而看到外面有個酷似自己妻子的女人正在跑。

矢島很不相信自己眼睛，低頭看了看京子。等他再舉頭時，外面的女人已不見了。京子還掙扎拋開丈夫。

翌晨，矢島夫妻已經在上東京的火車箱裡，矢島安慰着照顧喪魂落魄的妻子。（第一談「嬰兒的脖子」完）。